—5—

推开公寓大门的一瞬间，你正好撞进一幅美好光景之中：斯特兰奇穿了一身黑色西装，内里的高领白衬衫严丝合缝地裹着脖颈，衬得整个人干净又贵气。项下端正地系了个手打蓟式领结，头发也不似在医院见到时那般随意一抿，梳得服帖而帅气。

此刻他懒懒地倚靠在车头，把玩着腕上的手表。银灰色的车子很霸气地横在道边，在傍晚的日头中反射出柔柔的光，你不怎么懂车，只是本能地觉得很好看。

车和人都很好看。

刚好是下班的时间，街道上人来人往喧闹非常，而他就像伊甸园降临人间的天使，遗世独立，与周围的闹市格格不入。

阳光透过高大的悬铃木洒下来，斑斑驳驳地投在地上。他眉头轻蹙遥望着公寓楼的窗，眼眸是比纽约湾海水还要清透的蓝绿色。

你呆呆地看过去，正好和男人的目光对视，忽然感觉自己耳后烧热起来。

斯特兰奇看见推门而出的你，愣了一下，眉头旋即舒展开，嘴角也带起了笑意。

“很美，My Miss。”他上前来很绅士地接下了你的手包，侧身帮你拉开了副驾驶的门。

“谢谢，先生，您今天也很帅气。”你腼腆地笑起来。

安顿好了你，他才从车头绕过来，坐进驾驶位。

在曼哈顿你几乎没有坐过私家车，这里道路纵横交密，公共交通极为方便，足以支持你上学和上班的需要了。所以今天斯特兰奇这豪车接送的阵仗，真是让你受宠若惊，屏气凝神地坐在车里，几乎动都不敢动。

好在他似乎看出了你的紧张，伸手打开了音乐开关。车子缓缓启动，轻快柔和的音乐流淌而出，你听出是《阿甘正传》的插曲，但是忘了叫什么。乐曲中男声慵懒舒适，你很快沉浸在音乐里，身体也悄悄放松下来，自然地靠到了椅背上。

“《Raindrops Keep Falling On My Head》，B. J. Thomas1969年为《虎豹小霸王》演唱的歌曲。听过？”斯特兰奇的声音低低传来，浓醇如酒。伴随着车内空调的温度，你几乎要打起个激灵。

“是、是的。”你磕磕绊绊地开口，心里暗骂自己窝囊——不就是男神出了个声，怎么就连话都不会说了？前两天上赶着套近乎的劲儿哪去了？

你做了个深呼吸，尽量自然地偏头看向他的脸：“之前在电影里听到过。”

斯特兰奇似乎很愉快，微微笑着，手指也轻巧地在方向盘上随着音乐敲起节奏来。

“不过先生，你……”你有些犹豫不知要不要问，他稍稍倾过头来，示意你继续说下去：“……你今天为什么穿得这么正式啊？”

信号灯闪红，斯特兰奇缓缓将车停住，轻笑着看向你。小姑娘依旧有些拘谨，小心翼翼又疑惑不解的神情好不可爱。因为是迎着太阳的方向开，阳光很轻易地从车的前玻璃照进来，刚刚好打在你微偏的侧身上，落在颈侧、耳垂，将半边唇色染得更加嫩红。

“今天要去的这家餐馆需要着正式一点的服装才能进入，本来我怕你来不及准备，给你带了一件小礼服。”他收回视线，通过后视镜看向后座：“现在看来没必要了，就当做礼物送给你吧。”

后座上放着的是一个大大的粉色礼物盒，用绸带系成的蝴蝶结装饰在盒子上，显得精致又美观。你在上车的时候一眼看到了它，但根本没多想，更无意打扰别人的隐私，于是也就很守礼貌地、当做没看见一样绝口不提。

原来这竟是送给你的礼物吗？

“这、这怎么好意思……”你有些不知所措，话语也不利索起来。

男人话语中却丝毫没有给你拒绝的余地：“我们还得一会才能到，不如打开看看喜不喜欢？”

盒子挺大，你好容易才从后座拿到前排。拆下丝带和顶盖，里面板正地叠着一条抹胸式的小礼服。你简单地拿起来看了一下：礼服是双层的，内层是米白色刚及大腿半长的短裙，和上身抹胸连成一体；从腰部开始是外层的黑纱，除了束腰之外全部做成半透明，可以很清楚地露出里面的短裙。

抹胸上用黑线绣出了枝叶状的花纹，一直延伸到束腰里，枝叶花纹的外侧点缀着一圈珠饰，给整条裙子加了些少女的俏皮感。黑纱裙极长，你估量了一下，裙摆应该可以落到你的脚踝。

一时间你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明明你们只是见了一面，明明你只是拿了些不值一钱的吃食而已，对方竟然不但请客吃饭，又送了你这么贵重的礼物，这叫你怎么报还才好？

此刻你又开始头痛起来。

“怎么样，还合适吗？”斯特兰奇见你看了半天，微微停顿了一下，旋即很快地吐出几句话：“……这是我第一次给女生买衣服，不太会挑，如果你觉得不喜欢的话我们可以再去买一条。”

“怎么会！”你赶忙截住他的下文：“我很喜欢，先生，它真的很漂亮。”

天虽然还亮着，城市的灯火却已经燃起来。

当你对视上斯特兰奇的双眼，你看到那里反射着温暖柔和的光。没有人能抵挡得住这样的眼神，此刻的斯特兰奇就像是奉上帝之命来考验你的撒旦，一切声、光和运动都受到他的蛊惑，就连时间也静止下来，你只听见自己的心怦怦狂跳。

如果此刻有一束火把，那么你心里早就汹涌澎湃的火山必定当场喷薄，将你从头到尾焚烧殆尽。

良久，你听见他低低地开口，声音含着欢愉。

他说：“你喜欢就好。”

此刻华灯初上，你只是梦想着这个夜应该会很美，却不曾想，从他在的那一刻起，所有的美好都翻了倍。

车子稳稳地停在停车场。你跟在斯特兰奇身后，一路上细细看去：这家餐厅的前门显得十分低调，不过推门进去又是另一番天地。虽然是位于一层，餐厅的吊顶做得却非常高，让人不至憋闷；大厅以拱门和圆柱隔开，很巧妙地分成中间和周围一圈，灯光并不通亮，幽幽暗暗的，别有一番情调。

不知道是不是他先做了预约，你们被服务员带到靠边一圈的位置上，透过窗户甚至略微可以俯视中央公园的夜景。四周的座位不如内里拥挤，两旁还有隔板阻挡，几乎在这种开放的环境中成了一个相对私密的小空间，能让吃饭的顾客自在不少。

“先生，女士，你们想吃点什么？”

虽然称呼似乎有点不对劲，但斯特兰奇没解释，你也就跟着糊弄过去。餐馆服务员十分热情地把菜单呈上，他没接，直接示意服务员递给你。

你急忙摆摆手拒绝，又把菜单递给斯特兰奇。“不了不了，你来点就好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家有什么好吃。”

“能喝酒吗？”他没再推辞，只是先问了一句。

“只能喝一点点。”你吐了吐舌头，没敢把那天喝多的事情说出来。

“那就低度的鸡尾酒吧。前菜主菜都按这个来，不要生鲜的话……副菜的三文鱼换成鹅肝，”他从善如流地指了指菜单上的菜品：“甜点要——”

“要奇异果冰淇淋！”你忽然看见末尾的kiwifruit字样，忽地举起手插了一嘴。

说起来，其实你也不是因为想吃奇异果，你只是突然想起“奇异”，又联想到“奇异博士”来。很无厘头的想法，头脑一热就说出了口，你瞟了一眼斯特兰奇，好在他并没有什么异样。

也就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，单论英文来讲，估计任何人都想不到“kiwifruit”和“Strange”有什么关系吧？那么这就又是一个小秘密了——你偷偷笑起来，眼睛眯得只剩一条缝。

斯特兰奇看着面前的女孩，不知想起了什么好玩的事情，笑得像只偷腥的小猫。不知什么时候，他的表情也随着你一起，柔和得不像话。

他叹了口气，同服务员更改了甜品单：“听她的，奇异果冰淇淋。”

“好的，”服务员眨了眨眼，露出一个了然的微笑：“先生，您对您的夫人可真好。”

这话听得你们两个都是一愣。斯特兰奇的眉毛皱起来，解释了一句：“我们不是夫妻。”

“对，我们不是那种关系，”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反感这种被认错的感觉，赶紧跟着澄清：“只是一起出来吃口饭。”

“啊，抱歉，我还以为……”服务员收起菜单，很真诚地躬了躬身致歉：“祝您们用餐愉快。”

他转身退了下去，只留下你和斯特兰奇大眼瞪小眼。此刻，吊灯幽暗，音乐悠扬，气氛微妙。

“真不好意思，害你被误会了。”你有些羞赧地开口。

“不会，”他愣了一下，摇摇头：“我还怕你会在意这些。”

你噗地笑出声。凝固的氛围一下子被打破，空气重新变得活络，你们有一茬没一茬地聊着，直到上菜才安静品尝起来。